

北溝故宮時期的大事、奇事和趣事

■ 莊靈

談到北溝當年關於文物的大事，除去前文〈話說北溝故宮〉所述的幾項工程建設之外，大概就是來臺後的首次點查，在國內的展覽和編輯出版，以及如何建議、形成和執行故宮文物的首次赴美國五大城巡迴展覽了。現在先談點查。

文物點查

當年故博、中博和中圖（即央圖）三組文物的第一次清點，是民國四十年（1951）。開始時只是抽查（一共抽查了 1,011 箱），並且發現若干細瑣問題，於是理事會便根據抽查結果，決定從次年（1952）起繼續延聘學者專家，

進行分年逐箱清點；這就是從 1952 到 1954 年一共分三年進行的遷臺文物首次點查。（圖 1）至於點查結果，固然發現偶有品名不符、件數溢出或錯置，但大都與原始清冊完全相符。理事李濟在總結報告大會上說：「此次所查，原有筆誤或漏列之處，但均能查出其原由，而文



圖1 民國41年9月故宮等三館文物遷臺後，第一次點查，全體人員在北溝招待所前合影。左起高鴻縉、楊師庚、勞榦、高去尋、陳啓天、熊國藻、董作賓、孔德成、莊嚴、譚日岡、黃君璧、顧華。 莊靈提供

物並無任何損失。」而理事羅家倫（志希）更說：「此次點查結果，知保管情形良好；保管人員能以古物為生命之一部分，……」，可謂褒獎有嘉。

羅家倫是民國八年（1919）「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曾任清華及中央大學校長，戰前西北建設考察團團長，首任新疆省監察史，駐印度大使，來臺後曾任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等職；是一位非常關懷文化藝術和青年教育的學者政務官，同時自己也是一位能書並且善作邊塞詞曲的詩人。政府遷臺後即出任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對故宮遷臺文物十分關心。筆者還在北溝念臺中一中時，便常有機會見到他和王雪艇（世杰）兩位到那裏視察和看畫。志希先生是父親北大時的學長，四十幾年文物點查時，他還應邀在父親請故宮同事劉峨士畫的〈安順讀書山華嚴洞圖〉手卷（圖2）上題了一首白話文風格的五言絕句跋文：「萬壑千崖裏，連城希世珍；不勞神鬼護，靠這一群人。慕陵（按：父親莊嚴先生號）道兄偕故宮、中博同仁，維護國寶遯跡華嚴（洞），以後復展轉而至北溝，文物英華安然無恙，此人力非



圖2 2019年〈安順讀書山華嚴洞圖〉手卷在國父紀念館展出，由故宮同仁協助佈展。莊靈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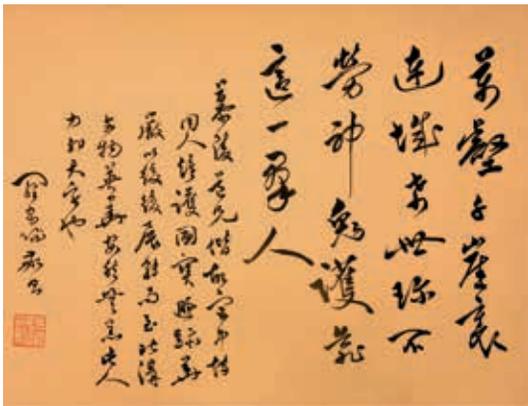


圖3 羅家倫先生在〈安順讀書山華嚴洞圖〉手卷中讚揚故宮同仁的跋文 莊靈提供



圖4 羅家倫先生跋文提到的「這一群人」——護送文物抵臺的故宮同仁。左起吳玉璋、申若俠、黃異、牛仁堂、吳鳳培、那志良、莊嚴、梁廷煒、劉峨士（華嚴洞圖作者）、王振楷、王世華。莊靈提供

天定也！羅家倫敬書」。(圖3、4)這卷上面有將近二十位師友題跋，是父親生前最珍視的〈安順讀書山華嚴洞圖〉手卷，1980年父親辭世後，筆者和內子陳夏生及兩位兄長莊因、莊喆商量，便把它捐贈給父親服務了一輩子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永久典藏了。

關於文物在國內的展覽和重要出版，就請讀者參閱由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故宮七十星霜》181至188頁，筆者不需再加贅述。至於筆者心目中的第二件大事，應該就是文物的首次赴美展覽了。



圖5 杭立武伉儷民國71年1月22日壽辰在臺北中泰賓館留影 莊靈攝

父親與文物首次赴美巡展

有關故宮文物首次赴美展覽的經過是這樣的，根據《故宮七十星霜》：「民國四十一年（1952），美國《生活》（LIFE）、《時代》（TIME）兩雜誌總編輯亨利魯斯（Henry R. Luce）來臺訪問，向我國各有關方面探詢故宮文物赴美展覽的意向。」由於筆者近年常會翻閱父親歷年的日記，知道當時「國立中央文物聯合管理處」主任委員杭立武先生得知這一訊息後，曾為此事密召父親莊嚴交換意見，擬定五項原則及辦法，並囑父親攜歸修正文辭，並要求於當周日派人送往杭府。（圖5）據父親日記民國四十二年（1953）一月十五日：「接杭先生函，囑今上午十時一人往談；不知何事不能與那（志良）、譚（旦岡）言之。不意所談之事殊出臆略之外，乃囑擬文物運美展覽之計畫，據云計畫成功須送請最高當局決定。於是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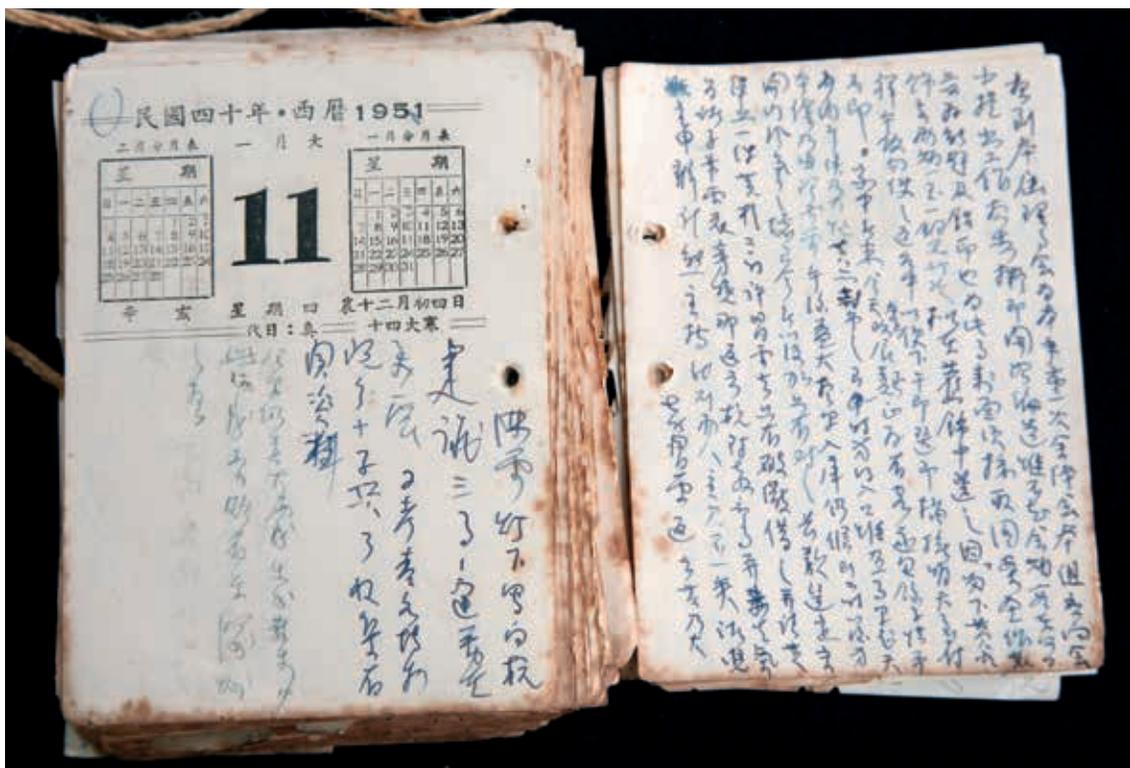


圖6 民國40年1月11日的莊嚴「日記」 莊靈攝

人交換意見至十二時半，擬定原則五項、辦法五項。携歸修正文辭，於本星期日派人送往杭府交卷。」又於一月十七日的日記中說：「燈下扶病寫赴美展覽計畫書，此事那天杭謂除我外未與任何人言之，力囑我嚴守秘密，所以回來除太太外，也未與任何人言之；家中在白天常有人來訪，所以夜晚閉門書之。」

筆者推測杭先生所以會找父親商討這一計畫，可能與父親曾經向杭先生建議過的三件事有關。事實上，父親早在民國四十年一月十一日的日記（其實是寫在民國四十年一天一翻的桌曆上）即有這樣地記載：「淋雨；燈下寫向杭建議三事：1. 運動在美展；2. 考查各博物院分子項；3. 收集有關資料。」（圖6）

筆者以為父親所以會有這一構想，恐要追溯到1935年，當時的北平故宮院長馬衡先生曾



圖7 故宮文物赴英國倫敦參加「倫敦藝展」，在皇家藝術學院開箱情形。右起：前為莊嚴、鄭天錫特派員、大維德爵士、陳維誠參事、陳景春博士、傅振倫。 莊靈提供

派任父親為中文秘書，押運故宮等單位的中國文物，從上海搭乘英國巡洋艦前往倫敦，參加中華文物世界展覽會，簡稱「倫敦藝展」（圖7）；當時並另外交付「調查歐洲各大博物館之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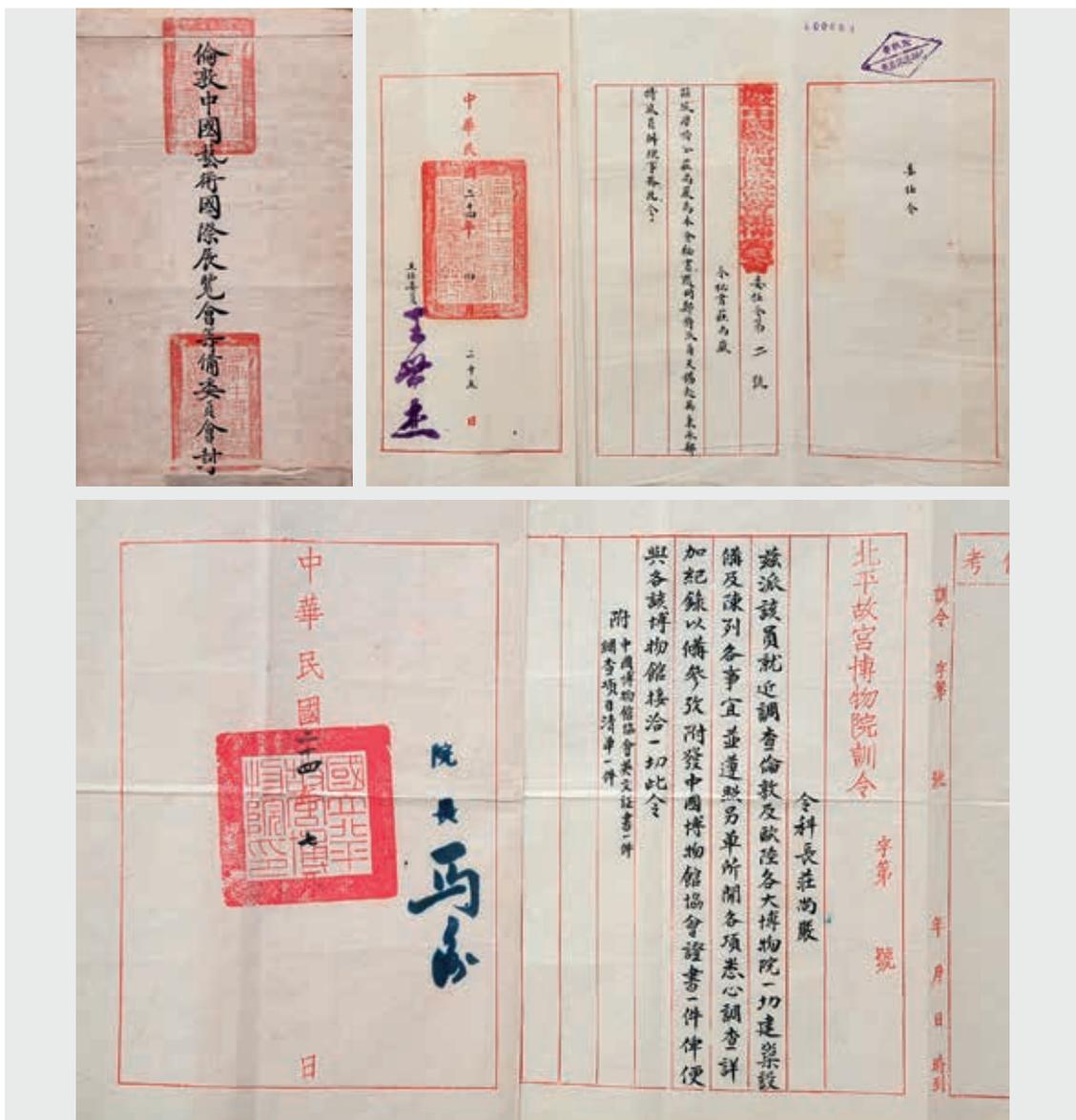


圖8 莊嚴奉命押運故宮文物赴英國倫敦參加「倫敦藝展」派令兩件 莊靈提供

陳列、儲藏辦法，及以舊建築改為博物館等等內容」的任務。（圖8）根據父親在〈迂公自訂年譜〉民國廿五年中的要事記載：「新春與同學（亦故宮同事）傅維本（振倫）偕赴大陸（按：指歐洲大陸）旅行；先抵巴黎駐兩週，經比利時去柏林住一週，去義大利；最初到翡冷翠（徐志摩的佛羅倫斯譯名），南去邦（龐）貝，北

上到羅馬；然後經瑞士小住，再到巴黎停留一週，返回英倫」，即為奉命在「倫敦藝展」期間考察歐陸各大博物館的事後追憶簡記。

根據《故宮七十星霜》記載，民國四十二年六月十六日亨利魯斯上電蔣總統，正式提出故宮文物赴美展的要求。總統府將此電文移交共同理事會，遂決議成立「七人小組」，研討



圖9 莊嚴（左二）於故宮文物首次在美國五大城舉辦巡迴展時的工作照 莊靈提供



圖10 赴美國五大城舉辦巡迴展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佈展情形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史資料室

進程及方式。我們如看父親民國四十三年年初的日記，便可知文物赴美展覽的事，政府已經正式啓動：民國四十三年一月五日：「與譚同去臺中訪杭先生，所談 A. 美展事，杭先生囑即擬展品內容及預算，展品約定 200 件，可加倍選備；預算為美金 5,000 元，又美方人將於四月間來臺。」

是年的十至十二月，杭先生便有訪美之行，遂由他與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華府國家藝術博物館（National Gallery of Art）、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芝加哥藝術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以及舊金山狄揚紀念博物館（M. H. de Young Memorial Museum）五大博物館洽商，得到五館的歡迎而成立「參加博物館」為對等組織，最終促成了民國五十年二月至五十一年七月（1961-1962），故宮遷臺文物首次應邀到美國五大城舉辦巡迴展覽的盛事。（圖 9）根據統計，五地一共展出兩百五十三天，參觀人數多達四十六萬五千多人（圖 10），是繼 1935 至 1936 年「倫敦藝展」之後，中華文物再度光耀世界舞臺的一次非常

成功的國際展覽會。看到此處，心細的讀者也許會問，這次展覽的籌備時間為何如此之長——從民國四十三年一直到民國五十年？主要是因為遠東局勢又突轉緊張的關係。1954 年七月，一架英國民航機在海南島外遭共軍兩架米格機夾擊，有美籍乘客三人死難；美機起而自衛，將該兩架米格機擊落，兩國發生嚴重衝突。接著共軍猛攻浙江沿海仍由我國軍駐守的島嶼，金廈炮戰激烈；1955 年初，一江山失守，國軍從大陳島撤退。受兩岸局勢惡化的影響，於是赴美巡展的籌備工作就因而中止；一直到 1956 年十一月，行政院才指令教育部，會同外交部與故博、中博兩院共同理事會，再行研議報核。

如今回想，當年文物還在北溝時的這件轟動國際的大事，筆者竟完全不知幕後還有這樣一段密辛在；可以想見當年父親最早提出的建言能獲政府重視採納，並且還能貢獻所學所知，提出大綱及參與計畫起草和細節的研訂，當然還有後來的實際籌展和赴美辦展。對他老人家說來，原該是一件多麼值得欣慰與自豪的事？然而終其一生，那段創籌階段的秘密，父親除了簡記在日記上之外，卻從未對人提起過。若



圖11 1950年代，筆者母親申若俠女士在「洞天山堂」屋外餵雞。莊靈攝

非 2019 年筆者和內子陳夏生在國父紀念館為父親舉辦「一生翰墨故宮情」的 120 週年紀念展，因而翻看他當年早已塵封的日記，就根本無從得知此事。我想，作為一個畢生服務國家博物院的館員，父親自年輕時代起，便對博物館的「天職理念」長掛心頭，並且得機就默默推動、弘揚、付諸實踐，的確可以說是無愧於他的職守了！

關於黃金的傳奇

民國三十八年（1949）文物才來到臺灣臺中，「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簡稱聯管處）剛剛成立時，政府經費十分拮据。當時中央政府雖然還在大陸，但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面，不但許多行政費用無法支付，甚至連同仁薪水都幾乎發不出來。不過此時的聯管處卻突然冒出一筆意外的「黃金財」來，這讓當時的父親相當驚訝。現在，就讓我們從父親民國三十八年和三十九（1950）年的日記，來看看當年究竟是怎麼回事。

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八日：「譚（旦岡）出示曹志鴻上月自南京來函（由香港轉來），據函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改為南京博物院，取消籌備處字樣。曾（昭燭）小姐已為該院副負責

人，正負責人不知為何人，曾本人每月可拿到三擔米。……下午開委員會，此次杭立武親自出席做主席；三時開會，討論重要者（1）動用處存足值十五萬新臺幣之黃金一塊，用以作為支付北溝工程餘款及興建消防飲用電器抽水馬達等費之用。此十五萬元代價之黃金由何處來，乍聞之下令人驚駭。杭首以不甚自然之敘述，彼在部長任內曾向財政部某次爭得黃金兩塊，在成都時曾以一塊秘密運臺交本處保管，作為基金以備不時之需。當時知其事者，只能國藻（聯管處副主委）、黃嘉漢（會計主任）、余益中（出納員），由三人封存臺（灣）銀行，處中無他人知之。惟最近教部訓令各附屬機關，調查各該處館存款。此款之存交本處，部有案可稽，是不能再事隱密；換言之，如不早作正當手續提用，則部中有收回或用以抵扣本處經常費之可能。（2）再建工作室一所。（3）本組（指故博組）古物箱破壞不堪者尚有一百餘，除總（務）處上次訂購木箱材料應分派與本組，應再補做木箱百餘隻。」

其實，筆者翻看父親前一年（民國三十八年）的日記，發現那時的聯管處福利委員會，還能根據當時的物價變動和經濟狀況，靈活運用手中的福利公款，做包括「買賣黃金」和「放利息」在內的各種福利投資呢！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一日：「臺幣與金元已為一兌一矣，金元十鈔發行（按：所記不知是否指十元面額的新鈔發行？），上海物價狂漲，黃金漲得尤兇；因之臺灣亦受影響。前一星期每兩不過三十餘萬，今已過七十萬；彼時公家福利金二千萬可買五兩餘，至此可贏（按：指盈利）五六百萬。但誰也看不出此一步棋，誰也不敢作主，坐失良機真可惜也。惟家用每天至少需兩萬元（指舊臺幣而言），在臺嶺新至今毫無辦法，而每月需百餘萬開銷；再有一

兩月此事不得解決，則大家都有不能舉炊之虞。」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得楊少白（師庚）函，以近日黃金日高，物價飛漲，公款存在銀行天天貶值，主張提出運用（所指為福利金以外之六千餘萬元而言）。福利金二千萬奉明文可以自由運用，尚無人敢著手（怕惹出是非），何況公款？吾即以他（按：指楊少白）名義召開大會議決（按：當天由父親代楊主持福委會大會）（1）福利金兩千萬買黃金。（2）公款部分以福利會名義支借四千萬。（3）四千萬以一千萬買黃金，三千萬放利。」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太座賣金子得錢（按：當年每逢家中山窮水盡無錢度日，母親便得把手中僅有的結婚金戒子拿出來典當換錢），付我零用五萬，加以前年存三萬，腰中有八萬之富，遂邀顧樹參（按：即中圖組主任顧華）同去訪書館。顧去我新知平等街有一家舊書店尚未去過，二人欣然同往。……一看不得了，好書不少……，於是全軍覆沒（按：意指八萬元全買了書。父親一生嗜書，常常為了買書而把家中菜錢都用光，讓母親非常生氣），痛快非常……。」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九日：「下午又去庫房（按：還在臺中糖廠時），將公家（即福利會）款三千萬轉購黃金再存入庫中（仍代楊少白處理此事）。上次三千萬得五兩，此次三千萬只四兩許；相距不出十天相差一兩（七百餘萬）。臺幣價值亦如此，而黃金價值上看如此瘋狂上漲，真出人意外。」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近日金價狂漲，福利會兩次用六千萬所購九兩餘金，不到半月已得利約二千萬；固然任何經營無此巨利，（若作一次買則更多），然亦見金融之紊亂。」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福利（會）商定各機關均同意，……遂開庫取出金子，仍由福利會李、王、吳（按：均為同仁代表，但未記名）三人攜入市區售賣。」

養雞的故事

民國三十九年，筆者全家隨同故宮文物遷到北溝之後，由於經濟拮据生活依然清苦，家中平日飯食仍難見到魚肉。這時母親為了正在成長期四個壯丁的營養，不得不想方設法自力更生，於是便想到了養雞。（圖 11）其實在我們搬到北溝之前，聯管處的福委會已經有人先看到北溝庫區的地廣人稀，似乎應該利用那裡的空地，好好做番「事業」才對。於是乎在兩院一館直接負責文物管理的同仁和眷屬全部遷到北溝之前，福委會已經開始委託專人，要在那裏闢地養雞了。其實對我們家說來，養雞計畫的實行，也只不過是學自公家的「跟風一分子」而已。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父親民國三十九年到四十四年（1950-1955）的日記吧！

民國三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文管處（即聯管處）所辦北溝農場，今天買來小來亨雞百隻，歸那（志良）負責。」

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家中前所購吳鳳培（按：父親故博組的同事）賣出一雞，昨天孵出六隻小雞；居然家中兩隻狗之外，又多了七隻生命。」

民國四十年二月二日：「母雞生蛋初收。」

民國四十年三月二日：「母雞孵蛋十六枚（按：用毛筆寫），又撤出二枚（按：自用鉛筆補述。筆者不知為何又要撤出二枚，推想應是臨時需要用牠們加菜的緣故吧！）」

民國四十年三月十日：「養雞出售，田出租（按：由於記載不詳，推測係指福委會經辦的「養雞業務」而言）。」

民國四十年三月十三日：「農場於去年所買之雞雞百隻，飼養成效不佳；前兩月曾賣一部份來亨雞……。」

民國四十年三月十五日：「買得來亨母雞二隻，每隻卅元，名古屋雞價同。」

民國四十年三月十七日：「昨天開始寫字，今天便停；因養雞家中平添許多事。」

民國四十年三月二十七日：「一人看家，因院（按：指自家門前的院子）已養雞，需不時飼食看管，不能鎖門（按：實為不能關閉自家屋門），然亦無他事且更靜，……遂在屋中寫字。即寫完一看，群雞有上飯桌者，有伏床下者，滿地皆糞，唉，尚須為雞作奴僕，若不為圖其生蛋，孰作此無聊事耶？」

民國四十年四月八日：「雞犬之事，使人一天不安。」

民國四十年六月七日：「早起大公雞已死，可惜；不過最小公雞今天已啼聲。」

民國四十年六月十日：「老母雞孵出小雞八隻，名古屋五、來亨二、土雞一。」

民國四十四年一月十四日：「老母雞孵出十三隻小雞。」

由上述記載可知，我們家的雞一共養了許多年。最早筆者和哥哥們都搭臺糖中南線（臺中—南投）小火車到臺中去上學；每人每天鋁質便當盒內都有一個煎蛋或滷蛋，那都是靠母親辛苦養雞和天不亮就起床為我們預備的結果。當然，每逢放假在家時，有關養雞的工作就全由我們兄弟代辦了。記得家裡最初飼養小雞是用竹編的罩筐罩著，後來小雞長大容不下，就放牠們在院裡到處亂跑自由覓食，如同「放山雞」一般；餵雞時一呼就來，晚上則全都自動飛到門外兩棵白蘭花樹的矮枝上過夜，以躲避地上的野狗或其他可能的侵略者。那時在家的



圖12 筆者全家在北溝庫房前合影。左起：作者二哥莊因、母親申若俠、三哥莊喆（後立者）、父親莊嚴、大哥莊申及作者。莊靈提供

哥哥和我還有一項特殊任務，就是每當有貴客光臨父親留他在家吃飯時，母親都會吩咐我們先去抓一隻合適的雞「抹脖拔毛」，然後用牠熬湯待客。通常我們兄弟都是全體動員，把雞追得滿院亂飛，直到力盡就擒；而殺雞的工作大概都由二哥莊因或三哥莊喆上陣執行，（那時大哥莊申在家的時間較少），我只是在旁打下手幫忙按住，或者燒開水燙雞拔毛；雖然最後都能完成使命，不過這種「成了劊子手幫兇」的活兒，倒是讓自己對少年時代的北溝印象，至今鮮活難忘！（圖12）

上述有關文物點查和赴美展覽的大事，聯管處突然冒出黃金的奇事，以及「洞天山堂」養雞的趣事，都是筆者對北溝故宮時代的經歷與回憶印象較深的部分。至於點查及赴美展前後，專程到那裏做研究的中外學者和大藝術家，在北溝故宮所發生的傳奇故事，就容筆者後文再向諸位報告了。

作者為資深攝影家、臺灣攝影博物館文化學會創會理事長

STORY • OF • AN • ARTISTIC • STYLE

風 格 故 事

IMPERIAL
PORCELAIN WITH

2020 DEC. 1ST
彩 瓷
年 乾 隆
珠 瑯
2022 JUN. 1ST

PAINTED ENAMEL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第一展覽區正館二樓二〇三陳列室
EXHIBITION AREA I GALLERY 203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